淺析王粲〈登樓賦〉

■李怡芬 老師

一、前言

王粲的〈登樓賦〉是魏晉抒情小賦的代表，此賦表現出了鮮明的時代色彩，及個人的心志感慨。

王粲，字仲宣，生於東漢靈帝熹平六年（西元一七七年），卒於東漢獻帝二十二年（西元二一七年），年四十一。獻帝西遷時，粲從家鄉徙至長安，十七歲時，又因董卓之亂，南下荊州依附劉表（註①）。〈登樓賦〉中云：「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其中「遭紛濁」應就是指西京董卓之亂，而「遷逝」則當是指他至荊州依付劉表一事，所以王粲作此賦時當在荊州，且由「漫踰紀」（一紀為十二年）可知，王粲此時已二十九歲了。

在國家動亂連連下，王粲選擇依附劉表，本欲有所作為，但滯留荊州多年，劉表卻不甚重用（註②），故鬱鬱不得志，於是在極度的苦悶和失望之中，王粲登樓遠眺，激情難抑，因而寫下了〈登樓賦〉，以述其憂悒鬱悶之情。

二、章法結構

王粲〈登樓賦〉全篇氣脈連貫，首尾迴環相扣，從登樓、寫景、抒情、到下樓一氣呵成，不過依其情感之轉折、聲韻之轉換（分別押幽、侵、職三韻），則大至可分為三段，且三段中，隨著時間由白日遞進到夜半的順敘性的線性結構，每段皆是以情——景——情的回環方式組成，因情而景，觸景生情，抒情與寫景之間相互呼應、互為映照，層層相因、層層關聯，故而章法井然縝密，結構條理嚴整，層次分明有序（見附表：〈登樓賦〉結構圖）。

㈠段落結構：情——景——情的回環結構

首段由「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開頭，第一句開門見山，扣緊題目「登樓」，第二句寫登樓的原因並帶出「憂」的情感。既然登樓銷憂，就不免觀覽美景，於是由情而景，這段寫景中，先從近景寫起：寫樓本身寬敞明

亮的形勢——「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接著寫中景：視線由樓的本體拉至樓的周遭四面——「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之後寫遠景——「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由「彌」、「接」兩字將視線擴及至極目遠望的遠方，並帶出人文之景（陶牧、昭丘），再以「蔽」、「盈」視野範疇，凸顯自然之景的豐美。最後觸景生情，由此美景引發傷嘆，歸結為「雖信美兮非吾土，曾何足以稍留」，行文又由景色回到了情感。

次段開頭四句承接首段末尾的思鄉之情：「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熟孰憂思之可任」，引出時間上的阻隔使之憂思難任。接著因思鄉難任而遠望故鄉，也就由抒情過渡到寫景：先寫北望故鄉——「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再寫舊鄉距離遙遠、視線遮蔽——「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以及歸鄉的道路險阻——「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最後總歸以故鄉壅隔為小結——「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遙望故鄉故鄉卻壅隔難歸，於是由遙望故鄉的寫景勾起思鄉的情感：以窮達各異的三個典故表達思鄉的古今同情、窮達同心——「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末段前六句從前段古人的窮達進而聯繫到了自身的遭際：一方面感慨治世難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一方面又期望馳騁抱負——「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更憂懼自身的不遇——「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雖是承接前段末尾的抒情，但情感層次又較思鄉之情更深一層。而隨著心情憂懼難平，接續的所見之景也變得慘淡不安：天候陰慘蕭颯——「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鳥獸狂躁求群——「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行人孤獨匆促地投向未知的遠方——「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面對如此陰黯愁慘的景色，登樓已無法銷憂，於是情隨景遷，感傷更甚，便又由寫景轉而抒情：胸中悲憤淒惻、抑鬱難眠——「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不但將心中的憂悒推向了極點，更呼應了賦文開頭「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的憂情，可說是以「情」始，以「情」結，結構回環往復、一唱三嘆。

㈡時間結構：白日——傍晚——夜半的線性結構

〈登樓賦〉由首段「登茲樓以四望兮」的登樓以至末段「循階除而下降兮」的下樓，其間景物與情感的抒寫，是採順敘的線性結構，分別由白日遞進到傍晚，最後再到夜半。其中景物由白日的明亮、清晰、豐美（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可以極目遠眺（憑軒檻以遙望兮、平原遠而極目兮），到傍晚的陰慘昏暗（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

色）、闃靜無聲（原野闃其無人兮）；情感則由白日的登樓銷憂，到夜半的鬱憤不寐。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線性流動，景物跟著轉換，由明麗豐饒的美景，轉變成黯淡倉皇的黃昏暮色，憂傷的情感則是在景物轉換的襯托下，隨著時間的遞進而加深，一層深入一層，最後達到交憤不寐的盤桓反側，可說是藉著線性的時間流逝與景物的遞變，將文章的情緒推到最高處。

三、內容意義

〈登樓賦〉段落結構層次分明，內容意義也依序可分為三個層面：

㈠首段——登樓遠眺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賦文一開始便點醒主旨，直接破題，說出了其登樓的目的乃在於銷憂。接著「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二句寫樓的形勢。然後由樓的本身形勢擴展向外，寫到了樓的位置，同時也是登樓所見之景：「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樓之位置所見由四組對句鋪寫而成，涵蓋樓之四面、人文、自然三方面景色，回應了登樓四望之首句。最後兩句「雖信美兮非吾土，曾何足以稍留」，一方面以「信美」承接前句「華實蔽野，黍稷盈疇」，一方面又以「非吾土」三字逆轉筆鋒，用「非吾土」三字對比前面八句登樓所見之美景，雖僅僅三字，卻有千鈞壓頂的沉重之勢，一掃美景悅心之情，而流瀉出濃濃的憂鬱之感，使人為之一震，呼應了前面「聊暇日以銷憂」之句，並且一開下段懷念故土之情。

㈡次段——思念故土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謂憂思之可任」四句是以時間上的阻隔帶出其思歸之憂，接著「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六句表面上承首段登樓四望而寫景，實際上是借著路遠、山高、水深等空間上的阻隔，渲染其無法歸鄉的哀愁。王粲從遭逢董卓之亂而從西京長安逃離到荊州避亂，至今已十二年之久，十多年來，歷經董卓之亂及之後一連串軍閥的燒殺掠奪，長安早已被蹂躪成為一片荒殘之地，所以就算王粲能越過空間上的距離阻隔重回故鄉，故鄉人事景物也已面目全非，昔日的富庶美好早已隨著時間而消逝，再不可見，因此王粲的思鄉除了空間上的無法回歸，其實更有時間上美好時光的無法回歸，故而時間是會加重鄉愁的，對鄉愁而言，時間的阻隔相較於空間的阻隔，更為沉重。所以之後兩句「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中，「涕橫墜」的悲傷，並不僅是空間的壅隔，時間上的壅隔，也就是美好時光的無法回歸，才是登樓望鄉真正的悲哀所在。於是王粲以「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三個典故再次反覆點出這種眷念故鄉的共同人情，於是在時間、空間、古今的反覆傾訴下，思念故鄉的情意達到了高潮。

㈢末段——懷才不遇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六句由前段之懷土轉為悲嘆亂世及自傷不被所用。漢末軍閥混戰，戰禍連連，王粲〈七哀詩〉即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去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王粲對這種種摧剝殘酷的亂象是親眼目睹，所以他希冀治平之世，但治平之世卻渺不可得。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承繼儒家思想，向來重視政治上的事功並以社稷治亂為承擔（註③），且王粲出生名門，曾祖王龔、祖父王暢都曾位列三公，而他本身又博學強識、才華橫溢（註④），所以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家世背景及自身條件下，王粲當然希望能為世用而有一番作為，可是其在荊州多年，劉表卻以王粲貌寢而不甚重用。因此由此可見，王粲思鄉之愁的根本，不在於空間上的故鄉無法回歸，而是在於王道未能實現（俟河清其未極），更是在於畏懼己之理想、才能未能見用（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換言之，河清未極的社稷之憂、抱負不展的一己之悲才是王粲生命無法安頓、憂愁無法消除的真正原因，因此前段「雖信美兮非吾土，曾何足以稍留」這句話，和政治上的紛濁以及自身的無所作為是緊密相關的。所以與故鄉的疏離，尚是可測量的空間，與治世、理想的疏離，才是真正無法測量、無法回歸的悲哀。於是面對這無法測量、無法回歸的悲哀，王粲接著以「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等陰慘昏暗、惶惑不安的氣氛，來烘托其內心的煩悶愁悒，之後又以「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等句直抒胸臆，總結其懷念故土、國事紛亂、抑鬱不得志之憂憤。

四、遣詞造語

兩漢辭賦好鋪張誇揚，以堆砌詞藻典故為能事，然而詞藻雖華美、典故雖繁多，但卻往往空洞無物、文字生僻、缺少情感。到了魏晉，以宮殿遊獵山川京城為主的兩漢大賦，轉變成抒情詠物敘事說理的小賦，文字亦由鋪砌用典轉變成細緻清麗，王粲的〈登樓賦〉即是代表。在〈登樓賦〉中雖有典故卻不堆砌，篇幅雖小卻內容充實、情感濃厚，遣詞造語更一掃漢大賦的冷僻生澀，而別富特色。

㈠捷而能密

劉勰《文心雕龍》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王粲才思敏捷，遣詞造語十分細密，描寫切當而又有變化，像「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四組寫景之句，不僅動詞、名詞、形容詞屬對工整密切，且簡潔而又全面地涵蓋了樓的四面之景、人文之景、與

自然之景；而其中「挾」、「倚」、「背」、「臨」四種不同的動詞描述，不僅對仗工密又富有變化，更使樓之位置所處立體生動起來；「彌」、「接」、「蔽」、「盈」等動詞的遞嬗運用則擴展了視覺意象，上承「四望」，下接「信美」，這一連十個動詞的運用，細密精切而有層次。又如「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兩句以正、反事例兩相對仗，完整周密地涵蓋了眷眷思鄉之情，進而順理成章地引出「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之意。此外又像末段「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等句，在整齊的俳偶中，又有視覺、觸覺、聽覺的交相呈現，使其內在惶悶不安的情緒得以充分外顯；而「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中，「悽愴」、「忉怛」、「憯惻」、「盤桓」、「反側」等形容詞用字變換緊密細緻、交疊環繞，又能精準緜密地摹寫其鬱憤難耐的心情，故謂之「捷而能密」，實不誇也。

㈡發愀愴之詞

鍾嶸《詩品》評王粲曰：「發愀愴之詞。」「愀愴」是憂愁悲傷之意，鍾嶸雖是針對王粲之詩而言，以為其詩多憂傷之詞，然〈登樓賦〉由於疊合了懷鄉思土、國家衰亂，以及抱志難伸的孤絕憂悶，故亦處處可見「愀愴之詞」。如「雖信美兮非吾土，曾何足以稍留」之句，隱含著對比此地的信美沃土，自己的故土卻是戰禍瘡痍、白骨蔽野，這種面對美景，卻心懷憂傷的感慨，足以令人為之心懾，而實可謂愀愴之深乎！而又如「遭紛濁而遷逝兮」、「悲舊鄉之壅隔兮」、「俟河清其未極」等對離亂的感發，「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兩句對懷抱無法發揮的憂懼，以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謂憂思之可任」、「涕橫墜而弗禁」、「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等個人內心憂傷的獨白，都無不摧悲愴痛、悲憤深切，且層層交織、反覆烘染，自然是益發地愀愴逼深了。

五、藝術特色

王粲〈登樓賦〉是一篇抒情意味極濃的文章，而他濃厚的情感在藝術表現上有兩點特色可言。

㈠景中寓情，情景交融

〈登樓賦〉中，王粲登樓四望，故多有寫景，且不僅是單純寫景，而是處處與情感綰合，在景中寓情，以景色烘托情感。

首段的景物描寫是承首句「四望」而來，以「通」浦、「長」洲、「廣」陸、「沃」流、「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等廣闊肥沃的景象凸顯「顯敞」和「信美」的感覺，但景象雖美，卻非故土，美景反襯淹留異地的思鄉之悲，信美的景物與沉重的心情在矛盾、對立中極具張力，從而產生極大的感染力。

次段的景物則是襯托了懷鄉思歸之情，表面上平鋪登樓北望所見之景，然而實際上卻蘊含著北望故土、山川壅隔、望而不見、歸路遙遠的望鄉悲情，因此句句寫景，句句有情。

末段「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等表面看來亦是寫景之句，但「白日忽其將匿」一方面表示倏忽已至傍晚，一方面「白日」似乎又隱喻著明主、治世、理想，而有明主難覓、太平治世不可得、理想終究難以實現的末世之嘆，而「風蕭瑟」、「天慘慘」寫景物之晦暗蕭瑟，似乎亦寓涵國事蜩螗、失志難歸的黯淡愁慘之情，至於「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則以鳥獸尚且為求群成雙而躁動不安，烘托沒有知音不受重用的孤獨、渲染其倉皇失據的心緒，而益發顯出其失志無依的孤絕之感，而「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就更襯托出了王粲的疏離感——空曠的原野上，一征夫踽踽獨行，行向遙遠而未知的地方，王粲與征夫都是孤獨的個體，人與人之間有著無法測量的距離與疏離感。

總言之，〈登樓賦〉全篇從白天登樓寫到傍晚下樓，再寫至夜半反側不寐，其中情感由憂而悲，再由悲而憤，最後惆悵失望，而景物描寫也隨著情感發展，情景交融、寓情於景，而達到了景中有情的藝術境界。

㈡信美中有悲涼，悲涼中有積極

王粲登樓遠眺，有清曲的河流沙洲、有廣闊肥沃的平原溼地、有豐熟的花果作物遍布疇野，但在信美的景物中卻帶著深深的悲涼，因為悲自己的舊鄉壅隔，戰禍下白骨蔽野；憂時局動亂，太平的日子一直沒有到來；更懼在亂世中無法一展長才，匏瓜徒繫。但在這悲涼之中，王粲並沒有因此而消極放棄，他積極地欲伸其志，因此他說：「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只是現實卻使他懷才不遇，而產生憂憤。

此外，在結構上，信美、悲涼、積極三者亦是互為激盪、環環相扣，由開頭登樓銷憂的憂愁，到景物的顯敞信美，再由顯敞信美到遭紛濁與悲舊鄉的涕橫墜以及王道未施的悲嘆，接著又由悲嘆轉而積極一振，期待馳騁才力、一展抱負，而緊接著又由一展抱負的積極，頓時一變為畏懼井渫莫食的孤憤，景色亦隨之由信美變為風蕭瑟、天慘慘的陰暗，最後以反側不寐的悽愴交憤將登樓銷憂憂更憂的情緒推到最高點，如此造成文氣上的轉折翻騰、變化縱橫，足以令人為之低回不已。

六、結語

王粲〈登樓賦〉不僅抒發了其個人的憂思，同時也反映了離亂中知識分子對家國的牽繫羈絆與對時代的憂愁，以及對太平治世的企盼心情。此外，王粲以極精練的語句描寫至深之情，並不鋪采摛文，但卻精緻周詳，面面俱到，意象清新，情感細膩，可見其文學修養之高深，難怪曹植要在〈王仲宣誄〉中極欽佩地稱讚王粲：「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故而〈登樓賦〉也就備受歷代文人推崇（註⑤），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典範之作（註⑥）。

（作者現任教於南港高中）

◎附註

①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一・王粲

傳》。

②同註①，「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

③吳璧雍〈人與社會——文人生命的二重奏：仕與隱〉：「儒家的理想主義塑造了士人的生命形象——以參與政治為生活目標，……文人普遍接受儒家洗禮，原希望在人的本位上展開救濟蒼生的行動，這一分熱情自然構成了積極追求功業的心態。」引自《中國文化新論——抒情的境界》，臺北，聯經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初版，頁一七一～一七四。

④同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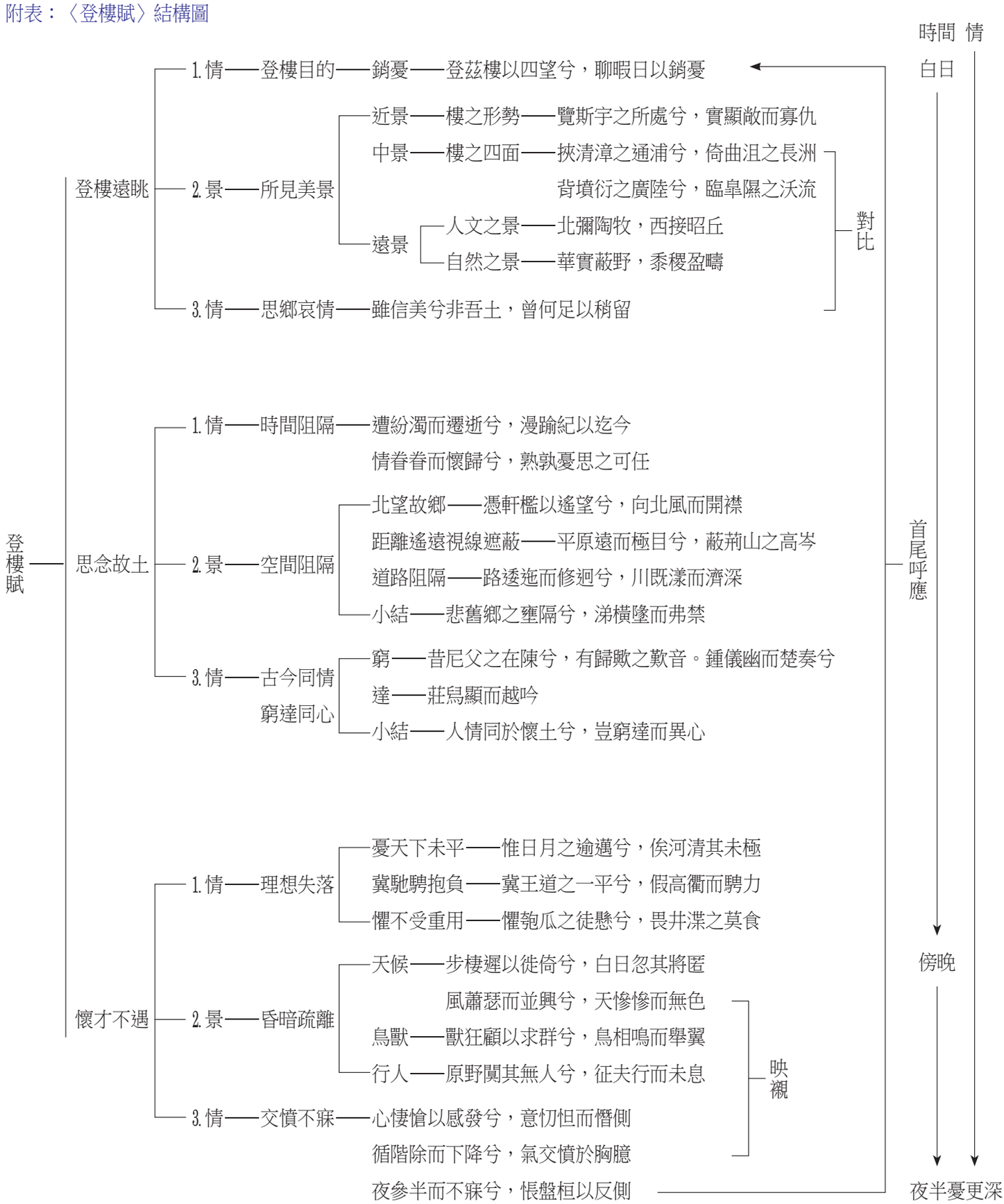
⑤如曹丕《典論・論文》評〈登樓賦〉「雖張、蔡不過也。」陸雲〈與兄平原書〉云：「〈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將〈登樓賦〉列為「魏晉之賦首」。朱熹《楚辭後語》認為：「〈登樓賦〉優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之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⑥趙松元〈王粲登樓與登樓懷鄉的傳統——登樓賦的文學美學價值之新認識〉一文指出王粲登樓已不再僅是王粲個人的行為，而是具有一種廣泛而深刻的文化精神，成為後世文人士子望鄉懷歸時展開審美聯想的一個原型，而且，後世詩詞中，多有登樓——望遠——抒懷的結構方式，以及在高樓望鄉中，大多是結合黃昏暮色來進行表現的這些特色，都是受到王粲〈登樓賦〉的影響。詳見《中國韻文學刊》，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附表：〈登樓賦〉結構圖



附表：〈登樓賦〉結構圖


時間 情
白日
登樓賦
登樓遠眺
1.情——登樓目的——銷憂——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2.景——所見美景
近景——樓之形勢——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中景——樓之四面——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
遠景
人文之景——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自然之景——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對比
3.情——思鄉哀情——雖信美兮非吾土，曾何足以稍留
思念故土
1.情——時間阻隔——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
情眷眷而懷歸兮，熟孰憂思之可任
2.景——空間阻隔
北望故鄉——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距離遙遠視線遮蔽——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
道路阻隔——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
小結——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3.情——古今同情窮達同心
窮——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
達——莊舄顯而越吟
小結——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首尾呼應
懷才不遇
1.情——理想失落
憂天下未平——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
冀馳騁抱負——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不受重用——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2.景——昏暗疏離
天候——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
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鳥獸——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
行人——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映襯
3.情——交憤不寐——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
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傍晚
夜半憂更深